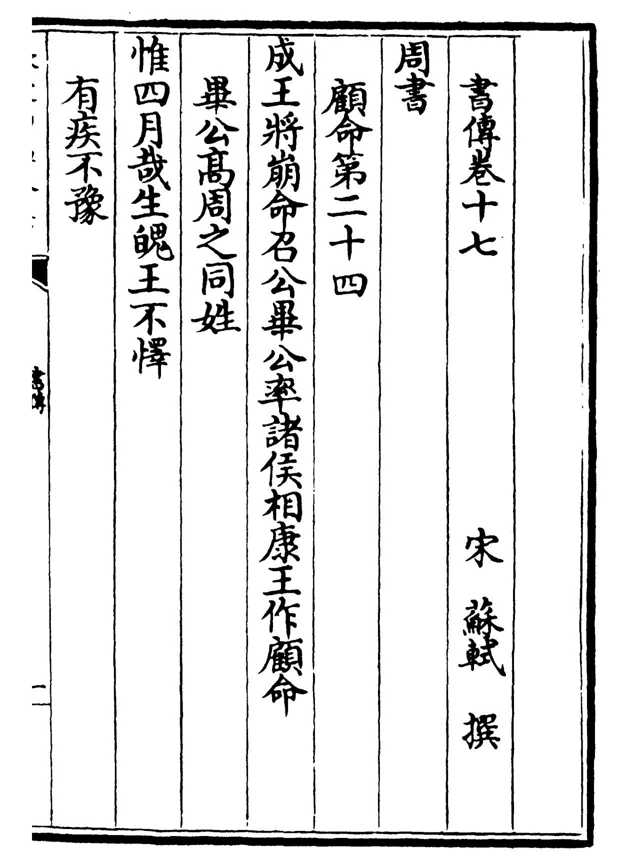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書傳卷十七

宋　蘇軾　撰

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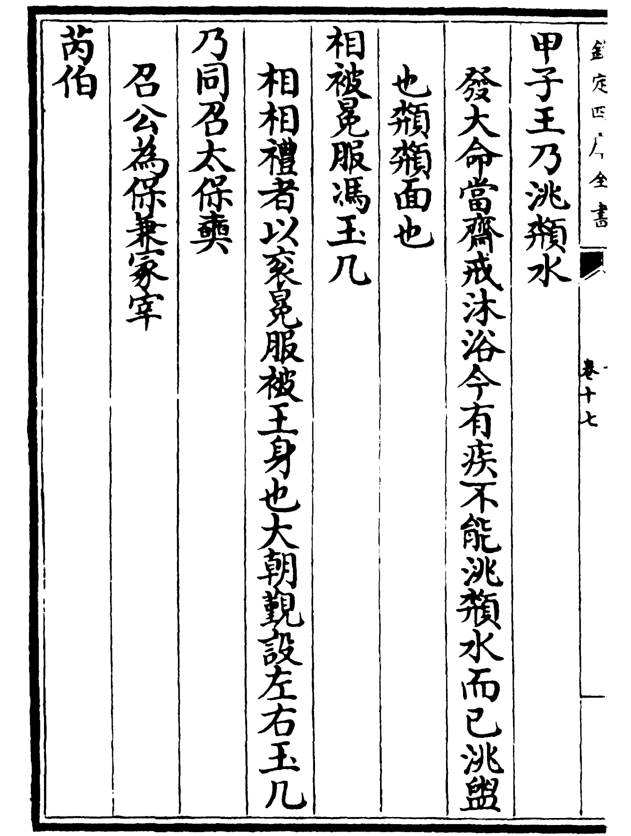
顧命第二十四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畢公高周之同姓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有疾不豫



甲子王乃洮頮水

發大命當齋戒沐浴今有疾不能洮頮水而已洮盥也頮頮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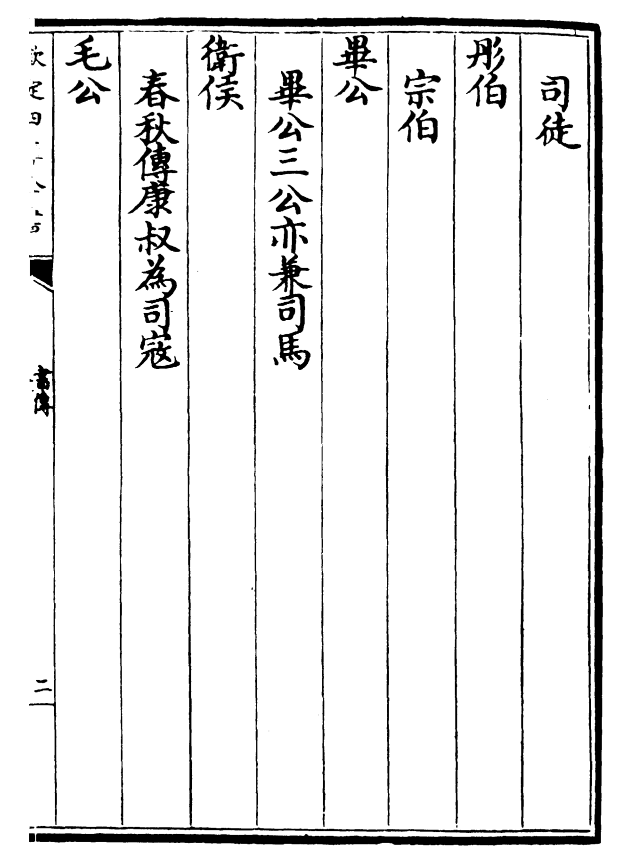
相被冕服憑玉几

相相禮者以袞冕服被王身也大朝覲設左右玉几

乃同召太保奭

召公為保兼冢宰

芮伯



司徒

彤伯

宗伯

畢公

畢公三公亦兼司馬

衛侯

春秋傳康叔為司寇

毛公

司空也史記有毛叔鄭五人皆姬姓惟彤伯姒姓

師氏

師氏中大夫居虎門之左

虎臣

虎賁氏

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維幾

漸進也幾危也

病日臻既彌留

臻至也彌甚也疾甚將去而少留也
恐不獲誓言嗣兹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麗土著也文武先定民居乃教之既教則集之民既
集教用命乃能開達殷之喪否也
在後之侗
侗愚也揚雄曰倥侗顓蒙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

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康王也

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

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恭敬可以濟大難但世以威儀為文飾而已不知其

為濟難之具也故曰自亂于威儀幾危也非幾者安

也惟安為可畏不可以冒進也死生之際聖賢之所

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

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明矣其致刑措

宜哉

玆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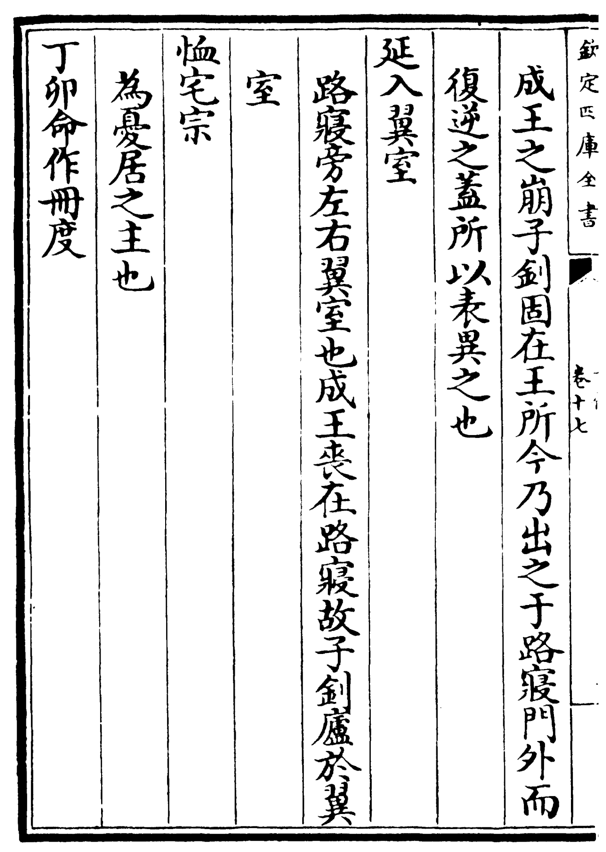
綴衣幄帳也羣臣既出設幄帳于中庭王反路寢之

室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

伋太公望子爰及也詩曰爰及姜女

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成王之崩子釗固在王所今乃出之于路寢門外而
復逆之蓋所以表異之也
延入翼室
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寢故子釗廬於翼
室
恤宅宗
為憂居之主也
丁卯命作冊度

以法度作冊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自西伯入為相召公也須材以供喪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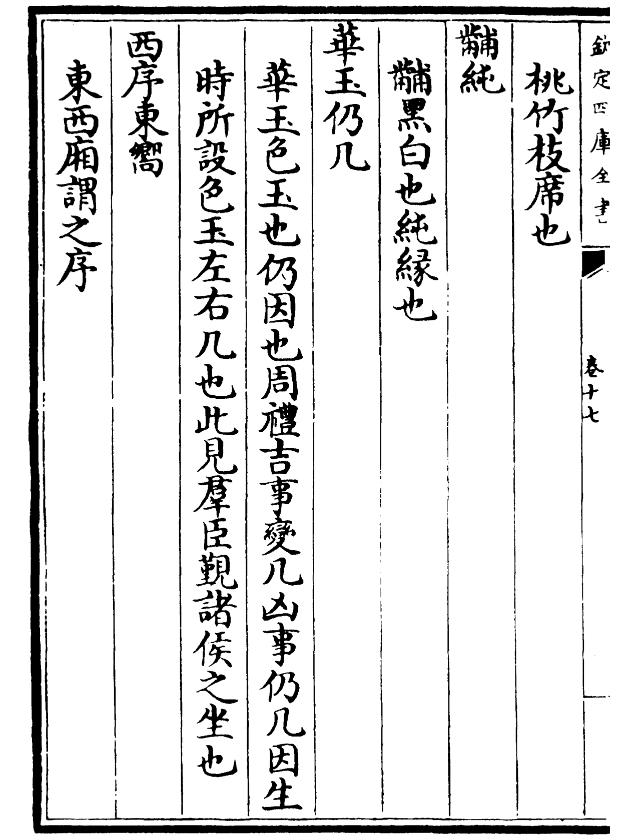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扆屏風為斧文也

牖間南嚮

户牖間也

敷重篾席



桃竹枝席也

黼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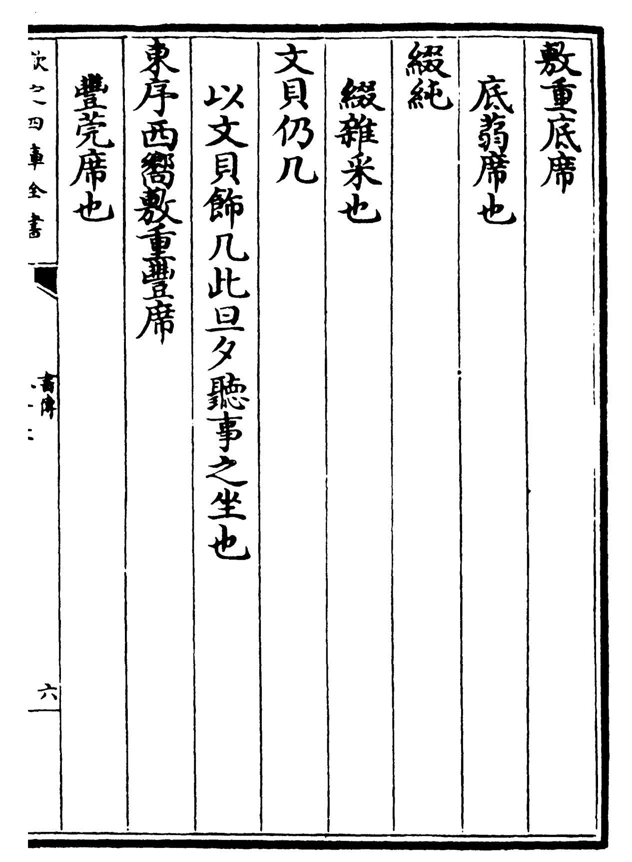
黼黑白也純緣也

華玉仍几

華玉色玉也仍因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因生時所設色玉左右几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

西序東嚮

東西廂謂之序



敷重底席

底蒻席也

綴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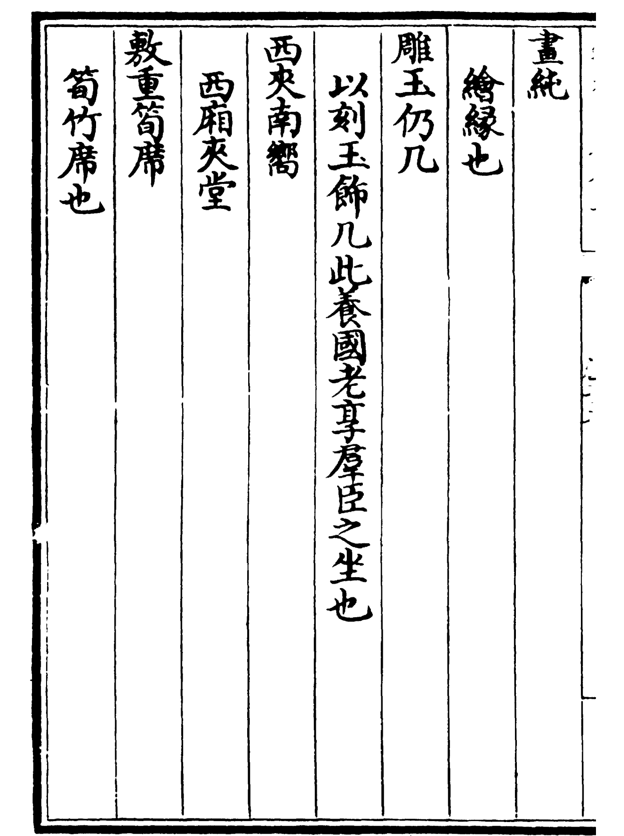
綴雜采也

文貝仍几

以文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

豐莞席也



畫純

繪緣也

雕玉仍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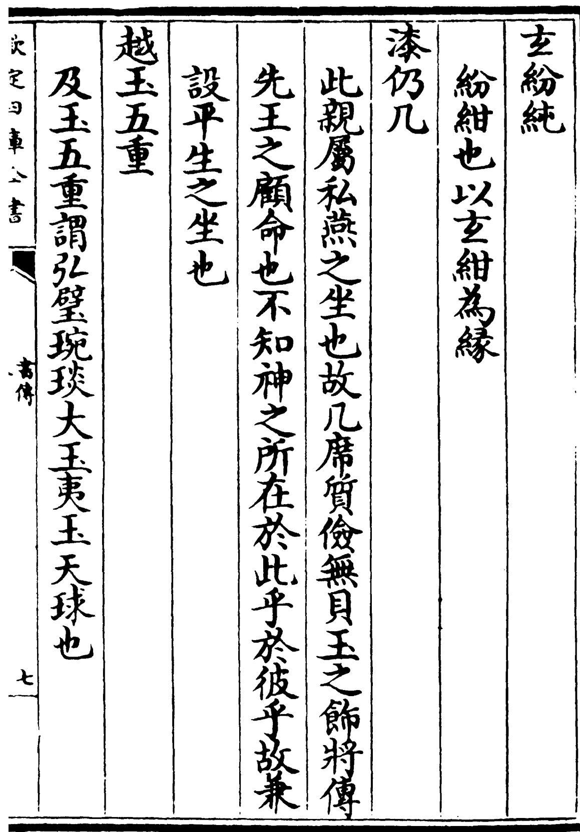
以刻玉飾几此養國老享羣臣之坐也

西夾南嚮

西廂夾堂

敷重筍席

筍竹席也



玄紛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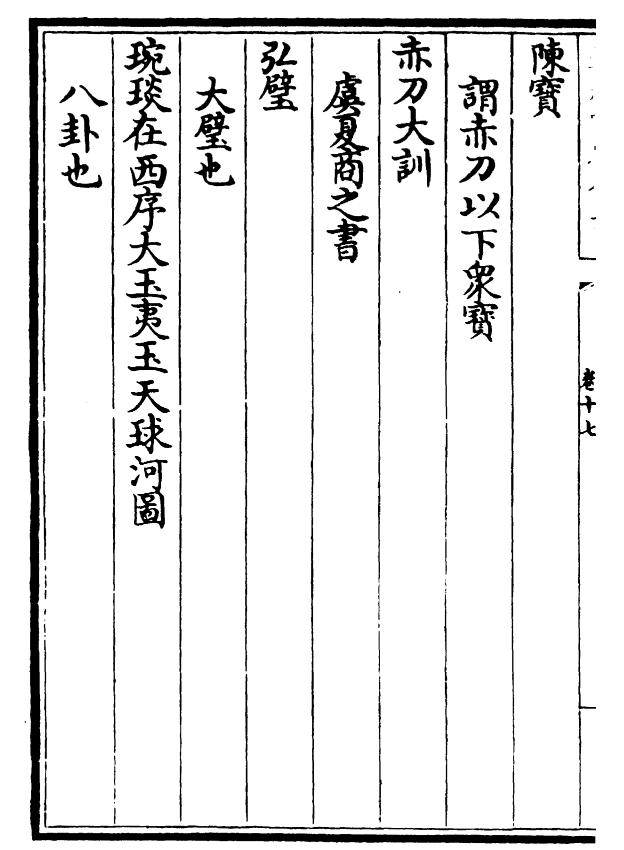
紛紺也以玄紺為緣

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故几席質儉無貝玉之飾將傳先王之顧命也不知神之所在於此乎於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

及玉五重謂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也



陳寶

謂赤刀以下衆寶

赤刀大訓

虞夏商之書

弘璧

大璧也

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八卦也

在東序胤之舞衣

胤國所爲舞者之衣

大貝鼖鼓在西房兊之戈和之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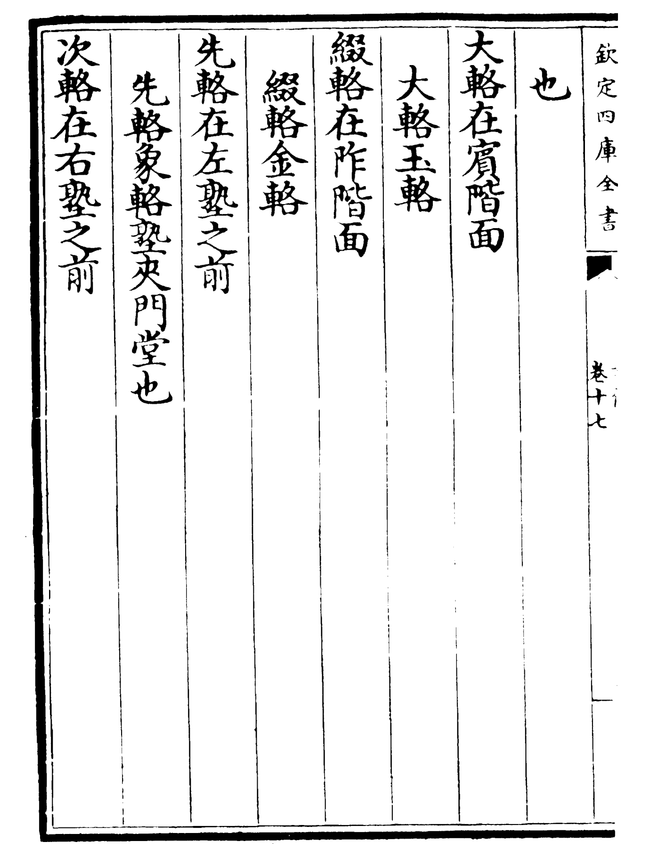
兊和古之巧人

垂之竹矢

垂舜共工

在東房

舞衣鼖鼓弓竹矢皆以古物寳之如後世寳孔子履



也

大輅在賓階面

大輅玉輅

綴輅在阼階面

綴輅金輅

先輅在左塾之前

先輅象輅塾夾門堂也

次輅在右塾之前

次輅木輅也革輅不陳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外

雀弁赤黒如雀頭色惠三隅矛畢門路寢門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綦弁青黒色堂廉曰戺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

劉鉞屬

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

執瞿立于西垂

戣瞿皆戟屬

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鋭當作鈗説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鋭冕大夫服弁士服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麻冕三十升麻為冕蓋衮冕也衮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者以釋喪服吉示變也王方自外入受命傳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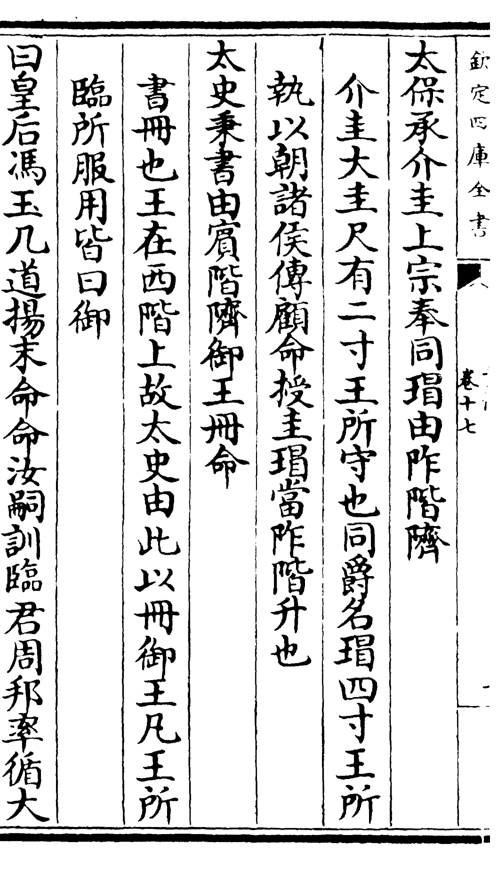
者自阼階升則王當從賔階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禮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鄭玄云畫者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錯殷之蟻結似今蚫文畫宜蟻裳亦為此文歟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太宗上宗皆大宗伯也彤纁也纁裳亦變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介圭大圭尺有二寸王所守也同爵名瑁四寸王所執以朝諸侯傳顧命授圭瑁當阼階升也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書册也王在西階上故太史由此以册御王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下法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

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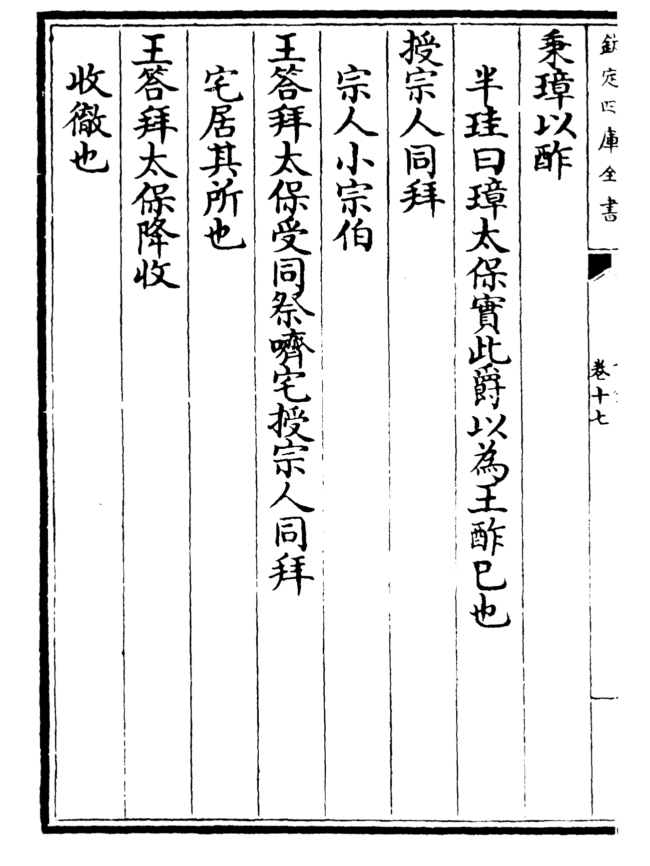
太保實三爵於王王受而置之曰宿祭先曰祭至齒

而不飲曰咤曰嚌示飲而實不忍也上宗曰饗以嘏

王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

易爵而洗也



秉璋以酢

半珪曰璋太保實此爵以為王酢巳也

授宗人同拜

宗人小宗伯

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

宅居其所也

王答拜太保降收

收徹也

諸侯出廟門俟

此路寢門也而謂之廟以正殯在焉

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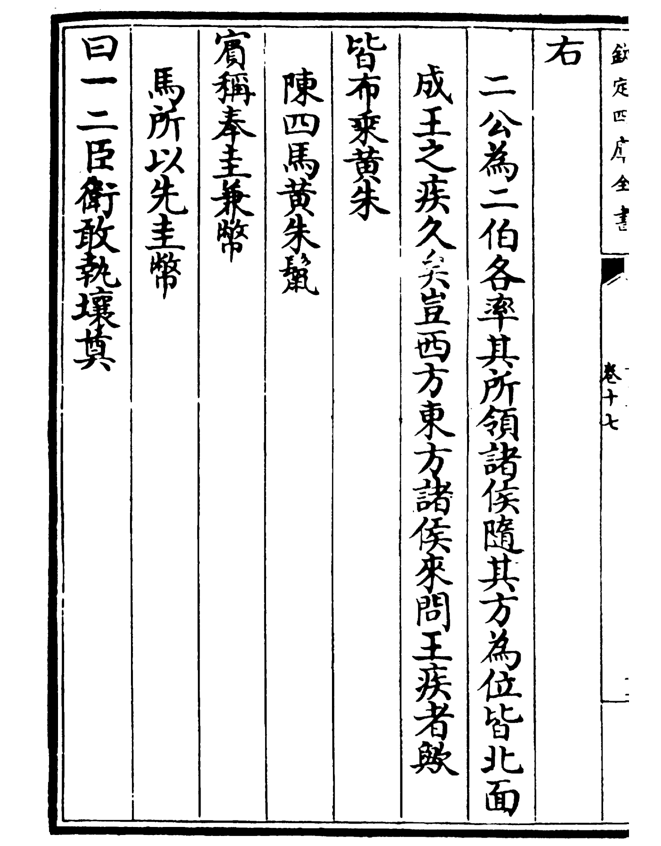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内

出畢門立應門内之中庭南面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

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領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

成王之疾久矣豈西方東方諸侯來問王疾者歟

皆布乘黄朱

陳四馬黄朱鬣

賔稱奉圭兼幣

馬所以先圭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贄土所出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王義諸侯不忘先王之德故答拜

太保曁芮伯咸進相揖

冢宰司徒與羣臣進戒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

文武誕受羑若

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周人記之謂之羑

若猶管仲鮑叔顧齊威公不忘在莒時也康王生而富貴故於其初即位告以文武造邦之艱難以憂患受命也

克恤西土惟新陟王

陟升遐也成王未有謚故稱新陟王

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

于天下

詩歌文王之德曰陳錫哉周言其布大利以賜天下則天下相率而戴周及其亡也以榮夷公專利令康王所謂丕平富者豈非陳錫布利也歟所謂不務咎者豈非不專利以消怨咎也歟即位而首言此其與成王皆致刑措宜也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屛在我後之

人令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言諸臣忠於我所以安汝先人事先王者如盤庚告

教之意也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使我雖宅憂而人無不順者

無遺鞠子羞

鞠子稚子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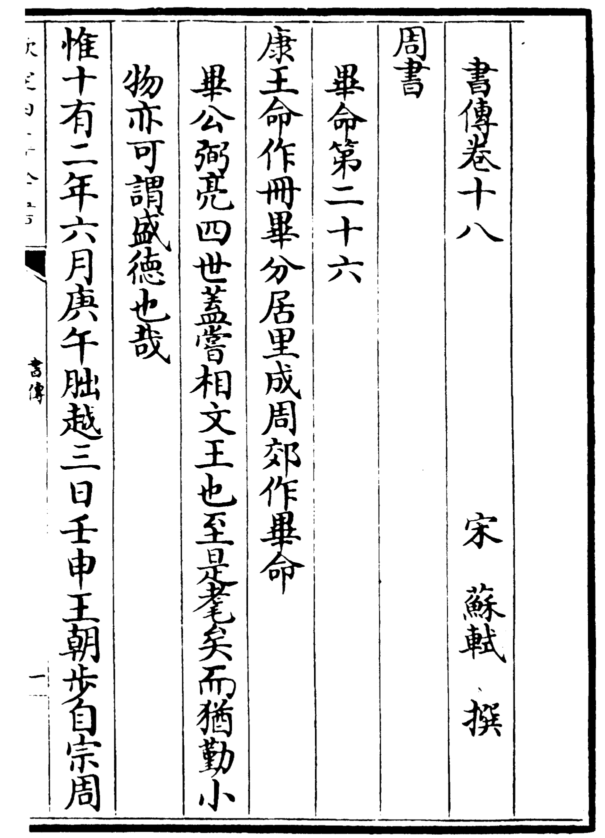
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
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
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先王之命
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
也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
者三乃出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大功齊衰
之服則因喪服而冠冠吉一作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
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大史奉

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也始死方殯孝子釋服離次出居路門之外受干戈虎賁之逆此何禮也漢宣帝以庶人入立故遣宗正太僕奉迎以顯異之康王元子也天下莫不知何用此紛紛也

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

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黄玉帛之幣曾謂盛德之王不若衰世之傒召畢公不如子産叔向乎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於此一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者猶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以不論

書傳卷十七



書傳卷十八　　宋 蘇軾 撰

周書

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公弼亮四世蓋嘗相文王也至是耄矣而猶勤小物亦可謂盛德也哉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

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畢公蓋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歴三紀

十二年為一紀

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方三監叛天下騷動天子亦不安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子思子曰昔吾先君子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惟聖人為能與道升降因俗立政也

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有道者不以小大變易不忽小物斯不難大事矣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雖正色不言而自服然常敬衆言也

嘉績多于先王

自文武時已立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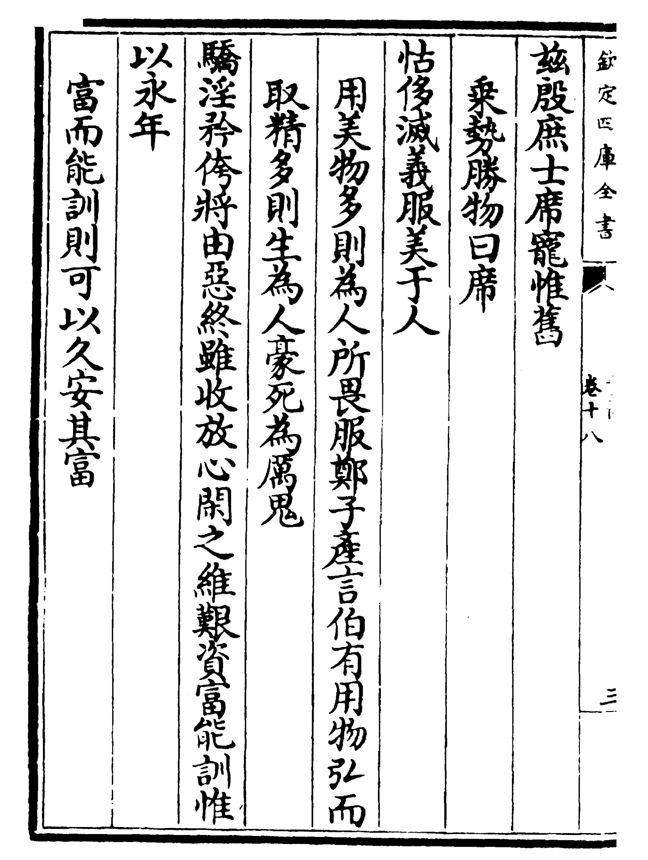
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癉病也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予以書考之知商俗似秦俗蓋二世似紂也張釋之

諫文帝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
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
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
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
奢麗萬世同流
惟惡能及遠故秦之俗至今猶在也 秦疑當作殷



玆殷庶士席寵惟舊

乗勢勝物曰席

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用美物多則為人所畏服鄭子產言伯有用物弘而取精多則生為人豪死為厲鬼

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維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富而能訓則可以久安其富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康王以為邦之安危在殷士又以保釐之任為足以澤生民而服四夷其言若過然殷民至此亦不能睥睨周室如三監時矣然猶重其事如此賈誼言秦俗

婦乳其兒與翁併踞毋取箕帚立而誶語以此痛哭流涕太息以為漢之所憂無大於此者正此意也古之知治體者其論安危盖如此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前政謂周公君陳也

周書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滿康王孫昭王子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

有成績紀于太常

周禮司勲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太烝曰

月為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

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

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

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

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

圖其易民乃寧

方周之盛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雖風雨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於王及其衰也一寒一暑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為存亡一失其心無動而非怨者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則謂之僞不作則謂之漫出令而不信無事而致謗皆王之咎也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游豫且以為德豈復有風雨寒暑之怨乎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

先正周召畢公之流

民之治亂在兹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嗚呼予讀穆王之書一篇然後知周德之衰有以也夫昭王南征而不復至齊桓公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而王初無憤恥之意乃欲以

車轍馬迹周於天下今觀君牙伯冏二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但曰嗣先人宅丕后而已足以見無道之情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詩收王之放心則王不復矣呂刑有哀敬之情葢在感悔之後時已耄矣

周書

冏命第二十八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太僕正太御中大夫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誕厥后自聖

至哉此言可以補說命之缺也孔子取於君牙伯冏

二書者獨斯言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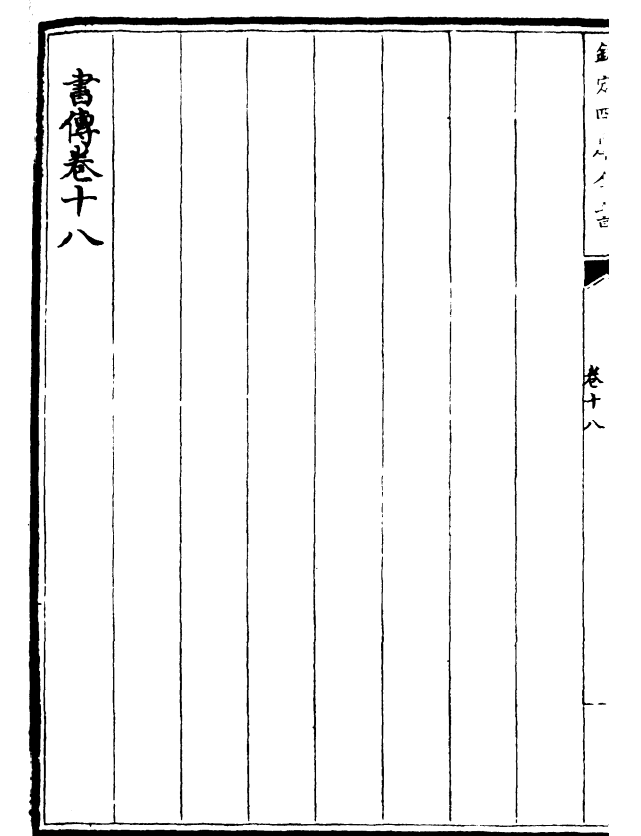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

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

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引小人以昵王人臣不敬莫大於此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書傳卷十八

書傳卷十九

宋　蘇軾　撰

周書

呂刑第二十九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穆王命呂侯作此書史記作甫侯堯舜之刑至禹明備後王德衰而政煩故稍增重積累世之漸非一人之意也至周公時五刑之屬各五百周公非不能改

以從夏蓋世習重法而驟輕之則姦民肆而良民病矣及成康刑措穆王之末姦益衰少而後乃敢改也周公之刑二千五百穆王之三千雖增其科條而入墨劓者多入宫辟者少也贖者疑赦之罰耳然訓刑必以贖者非贖之鍰數無以為五刑輕重之率也如今世徒流皆折杖非以杖數折不知徒流增減之率也吕刑孝經禮記皆作甫刑說者謂吕侯後封甫詩之申甫是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刑必老者制之以其更事而仁也耄荒度作刑者以耄年而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度約也猶漢高祖約法三章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炎帝世衰蚩尤作亂黄帝誅之自蚩尤以前未有以兵強天下者鴟義以鷙殺為義如後世所謂俠也矯

詐虔劉也凡民為姦者皆祖蚩尤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兹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蚩尤既倡民為姦苗民又不用善但過作劓𠜈刵耳椓竅黥面殺戮五虐之刑而謂之法苟麗於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寃訴為差别有辭無辭皆刑之也自苗民以前亦未有作五虐之刑者故舉此二人以為亂始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人無所訴則訴於鬼神德衰政亂則鬼神制世民相
與反覆詛盟而已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
無德刑之香也
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
無世在下
皇帝堯也分北三苗遷其君於三危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

民瀆於詛盟祭祀家為巫史堯乃命重黎授時勸農而禁淫祀人神不復相亂故曰絶地天通重黎即羲和也

罔有降格

虢之亡也有神降于莘蓋此類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自諸侯以及其臣下皆脩明人事而輔常道故鰥寡

無蔽塞之者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國無政天子欲聞民言豈易得其實哉故政清而後民可問也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非德之威所謂虐也非德之明所謂察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折折衷也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殷富也

士制百姓于五刑之中以教祗德

士臯陶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訖盡也威貴有勢者秉富貴之勢以為姦不可以不

盡法非盡于威則盡于富其餘貧賤者則容有所不盡也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脩其敬畏至於口無擇言此盛德之士也何以貴之於典獄曰獄賤事也而聖人盡心焉其德入人之深動天地感鬼神無大於獄者故盛德之士皆屑為之臯陶遠矣莫得其詳如漢張釋之于定國唐徐有功民皆自以為不寃其不信之信幾於聖與仁者豈非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之人哉若斯人者將與天合德

子孫其必有興者非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何漢楊

賜辭廷尉之命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

蓋吝之也書蓋以為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者何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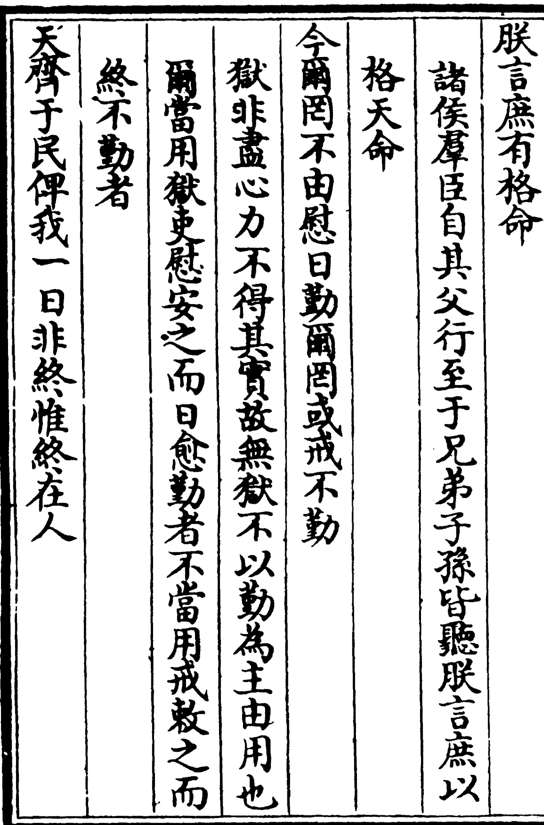
有此俗儒妄論也或然之不可以不辯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為天牧民非爾而誰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廸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

匪察于獄之麗
麗于獄輒刑之不復察也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
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
罰乃絶厥世
言當以伯夷為監苗民為戒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庶有格命

諸侯羣臣自其父行至于兄弟子孫皆聽朕言庶以

格天命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獄非盡心力不得其實故無獄不以勤為主由用也

爾當用獄吏慰安之而日愈勤者不當用戒敕之而

終不勤者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而已蓋使我為一日之用非究竟要道也可恃以終者其惟得人乎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休喜也典獄者不可以有所畏喜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三德洪範三德也以刑成德王有慶民有利則其安長久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祥善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罪非己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之間謂之逮此最為政者所當慎故特立此法謂之及因有大獄獄吏以多殺為功以不遺支黨為忠胥史皁隷以多逮廣繫為利故古者大獄有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或寄於此故曰何度非及度其非同惡者則勿逮可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訟者兩至則士聽其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簡核也孚審慮也簡孚而無辭乃正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罰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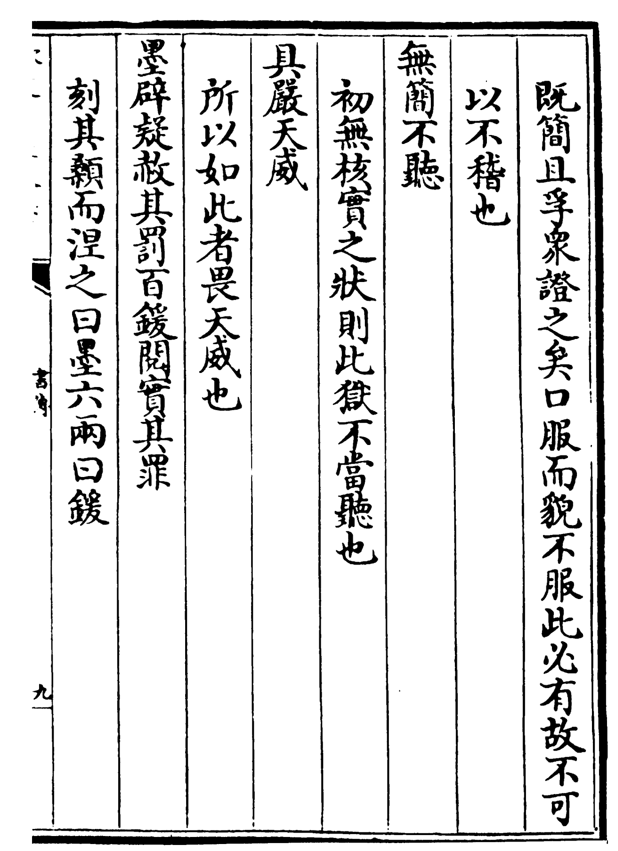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過失則當宥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刑之而不服則贖贖之而不服則宥無不可者但恐其有疵弊耳官者吏為請求也反者報也報德怨也内女謁也貨賄獄也來親友往來者為言也法當同坐故曰其罪惟均克勝也勝其非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既簡且孚衆證之矣口服而貌不服此必有故不可
以不稽也
無簡不聽
初無核實之狀則此獄不當聽也
具嚴天威
所以如此者畏天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六兩曰鍰

剕辟疑赦其罰惟倍閲實其罪

截鼻為劓倍之為二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閲實其罪

刖足曰剕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鍰

宫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閲實其罪

宫淫刑也男子腐婦人閉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閲實其罪

大辟死刑也五刑疑則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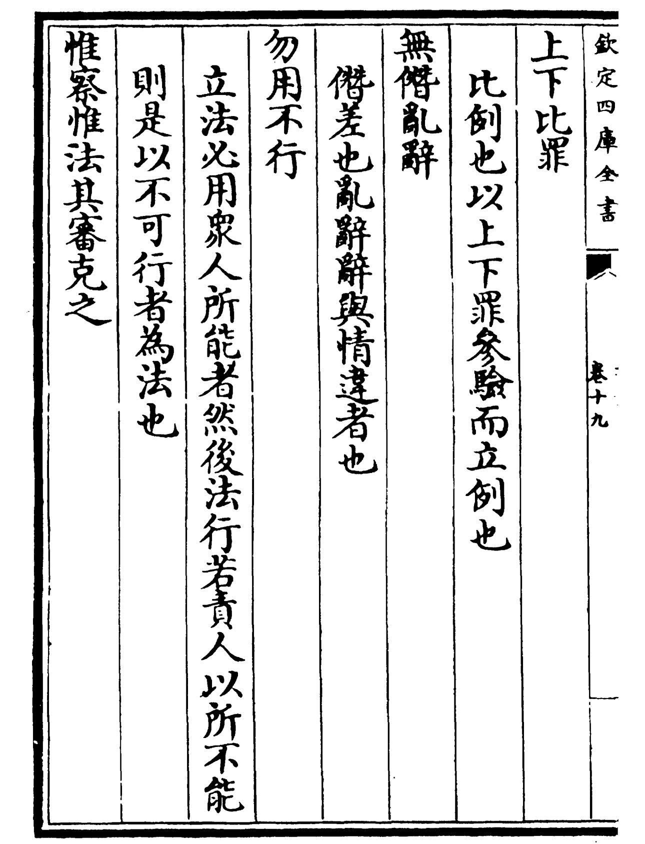
謂疑者其罪既閱實矣而於用法疑耳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墨劓剕宮辟皆真刑也罰者罰贖者也屬類也凡五刑五罰之罪皆分門而類別之也

五刑之屬三千

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而此三千孝經據而用之是孔子以夏刑為正也



上下比罪

比例也以上下罪參驗而立例也

無僭亂辭

僭差也亂辭辭與情違者也

勿用不行

立法必用衆人所能者然後法行若責人以所不能則是以不可行者為法也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為得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世或謂大罪法重而情輕則服下刑此猶可也不失
為仁若小罪法輕情重而服上刑則不可古之用刑
者有出於法內無入於法外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故知此說之非也請設為甲乙以解此二言甲初欲
為強盜既至其所則不強而竊當以竊法坐之此之
謂上刑適輕下服乙初欲竊爾既至其所則強當以

强法坐之此之謂下刑適重上服刑貴稱罪報其所犯之功不報其所犯之意也

輕重諸罰有權

一人同時而犯二罪一罪應剕一罪應劓劓剕不並論當以一重剕之而已然是人所犯劓罪應刑剕罪應贖則刑之歟抑贖之歟蓋當其劓罪而贖其餘何謂餘曰劓之罰二百鍰既刑之矣則又贖三百鍰以足剕罰五百鍰之數以此為率如權石之推移以求

輕重之詳故曰輕重諸罰有權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穆王復古而不是古變今而不非今厚之至也曰各
隨世輕重而已民有犯罪於改法之前而論法於今
日者可復齊於一乎舊法輕則從舊今法輕則從今
任其不齊所以為齊也倫者其例也要者其辭也辭
例相參考必有以處之矣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時有議新法之輕多罰而少刑恐不足以懲姦者故王言罰之所懲雖非殺之也而民出重贖已極于病言如是亦足矣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佞口給也良精也辯者服其口不服其心也

察辭于差

事之眞者不謀而同從其差者而詰之多得其情

非從惟從

圄圄之中何求而不得固有畏吏甚者寧死而不辯
故囚之言惟吏是從者皆非其實不可用也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律令當令獄囚及僚吏明見相與占考之庶幾共得
其中正也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
輸不成也囚無罪如傾瀉出之也孚審慮也成與不
成皆當與衆審慮也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其上刑已有餘罪矣則并兩刑從一重論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

呼其大官大族而戒之

朕言多懼

民命之存亡天意之喜怒國本之安危在焉不得不

懼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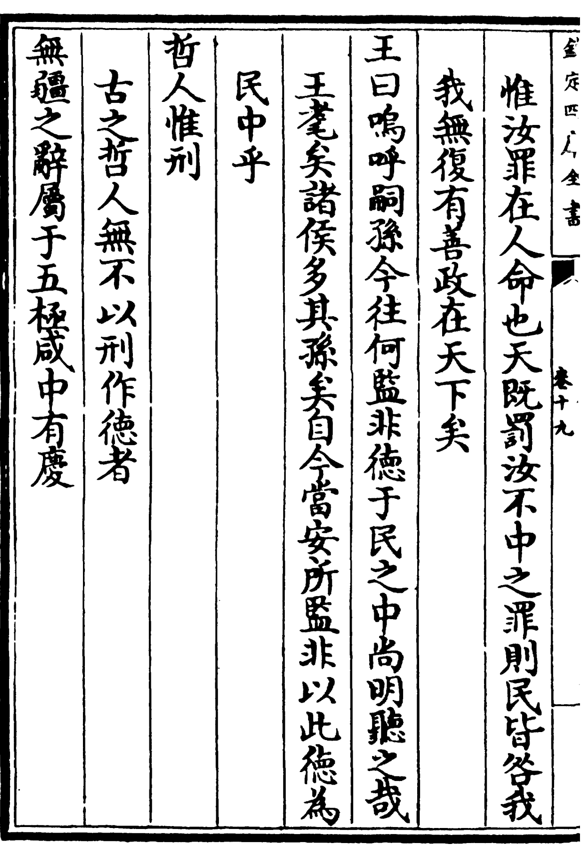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欲濟民于險難者當竭其中以聽兩辭也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也古者論罪有功意功其迹狀也言獄貨非所以為寶也但與汝典獄者聚罪狀耳我報汝以衆罪而所當長畏者天罰也非天不中



惟汝罪在人命也天既罰汝不中之罪則民皆咎我

我無復有善政在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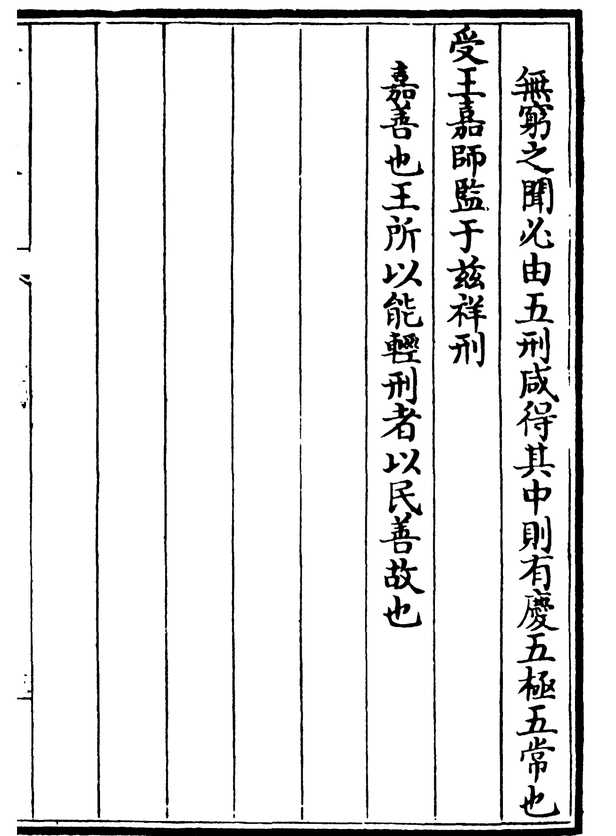
王耄矣諸侯多其孫矣自今當安所監非以此德為

民中乎

哲人惟刑

古之哲人無不以刑作德者

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無窮之聞必由五刑咸得其中則有慶五極五常也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嘉善也王所以能輕刑者以民善故也

書傳卷十九

書傳卷二十　　宋　蘇軾　撰

周書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平王幽王之子宜臼也文侯仇義和其字也以圭爲杓柄曰圭瓚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

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

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懷安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痛幽王犬戎之禍也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殄絕也純大也言無以資給惠利下民民莫為用者

故為犬戎所侵害我國家者亦大矣

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西周之所以亡者無人也耆而俊者皆不在位春秋傳曰惡角犀豐滿而近頑童焉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諸侯在我祖父行者其誰恤我哉

嗚呼有績予一人

有能致功予一人者乎

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

謂唐叔也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汝始法文武之道以和會紹接我使得追孝于前文人奉祭祀也

汝多脩扞我于艱

多所脩完扞衛我于艱難也

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賜弓矢使得征伐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

簡閱其士惠恤其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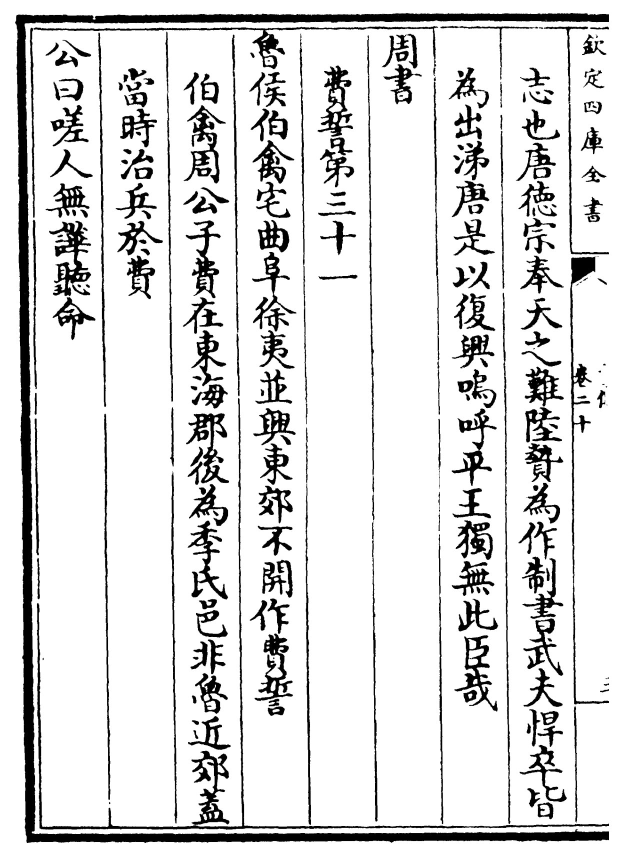
用成爾顯德

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

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施施焉與

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

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篇知平王之無



志也唐德宗奉天之難陸贄為作制書武夫悍卒皆為出涕唐是以復興嗚呼平王獨無此臣哉

周書

費誓第三十一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伯禽周公子費在東海郡後為季氏邑非魯近郊蓋當時治兵於費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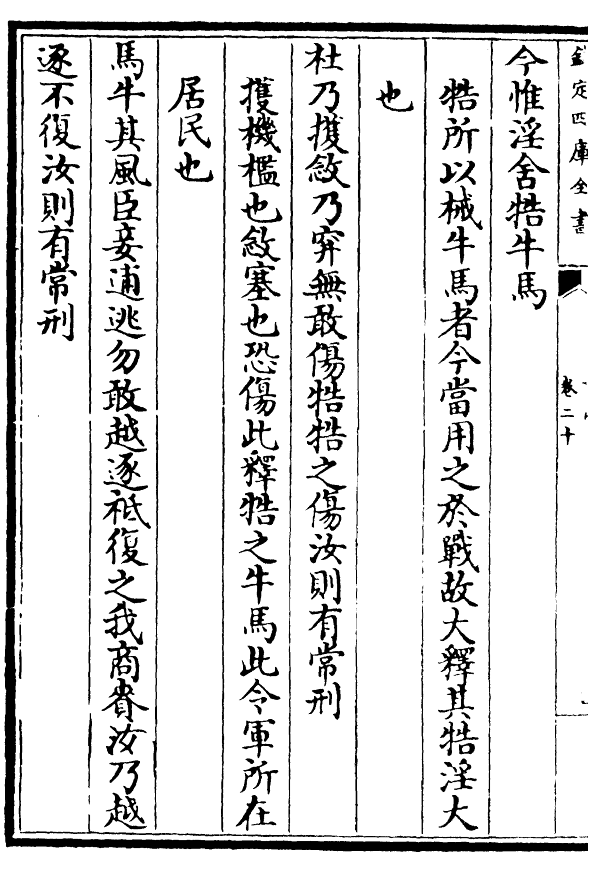
譁譁也

徂兹淮夷徐戎並興

成王征淮夷滅奄蓋此徐州之戎及淮浦之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則並起攻魯故曰徂兹淮夷徐戎並興徂兹者猶言往者云爾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敹敿鍛礪皆脩治也弔精至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牿所以械牛馬者今當用之於戰故大釋其牿淫大也

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擭機檻也斂塞也恐傷此釋牿之牛馬此令軍所在居民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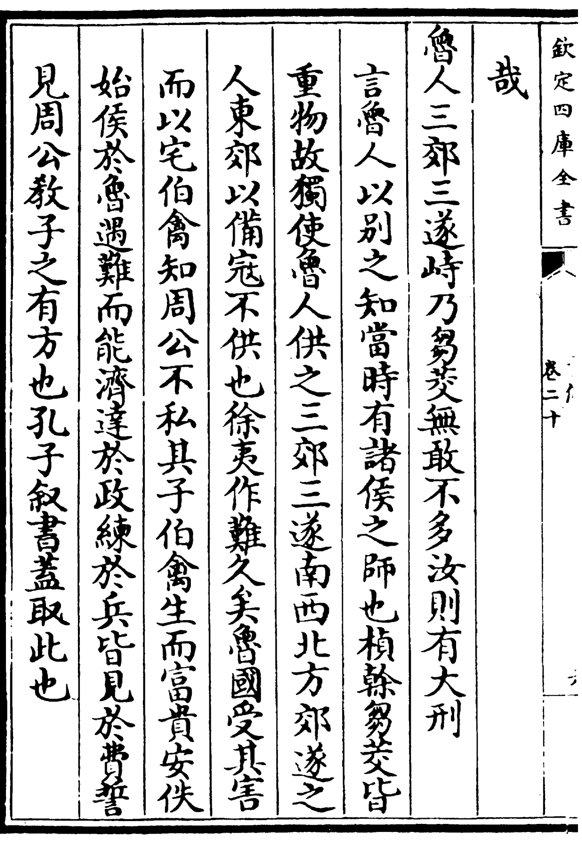
軍亂生於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為法若牛馬風
逸臣妾逋逃而聽其越逐則軍或以亂亦恐姦人規
亂我軍故竊牛馬誘臣妾以發之禁其主使不得捕
逐則軍自定得此風逃者當敬復其主我當商度有
以賜汝若其越逐與其得而不復者皆有常刑
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
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
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

糗糒也師遠行則用之楨榦皆木也所以築者徐戎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於郊而載糗糧遠征其國既以甲戌築又以甲戌行何也古來未有知其說者以予考之伯禽初至魯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非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者若伐之於東郊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城而守之徐夷必爭使土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夷方空國寇魯魯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興之日東郊之圍自解所

謂攻其必救棄者亦得成功也費誓言征言築而終不言戰蓋妙於用兵周公之子蓋亦多材藝耳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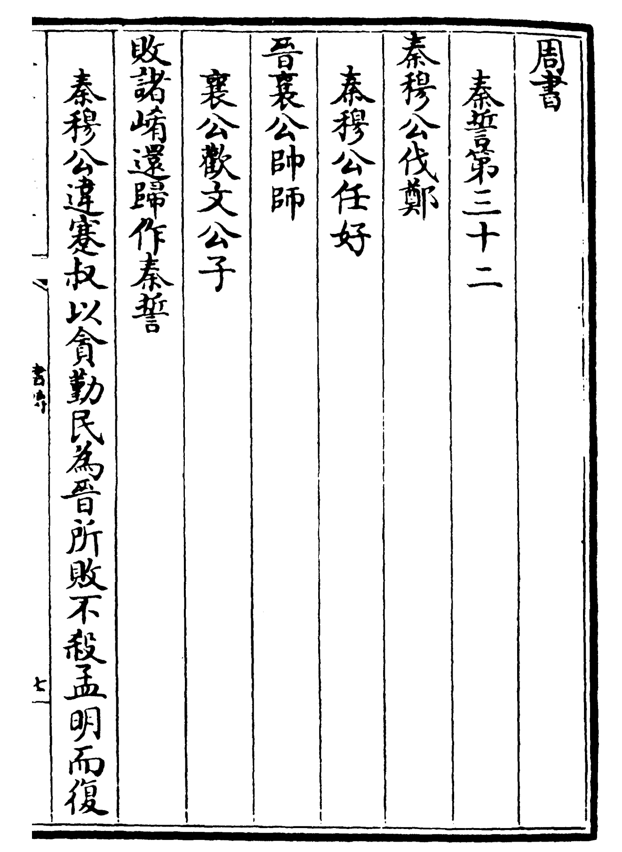
汝敢不供楨榦則吾之刑汝不遺餘力矣特不殺而已糗糧芻茭不供則軍飢故皆用大刑大刑死刑也楨榦不供比芻糧差緩故用無餘刑而非殺近時學者乃謂無餘刑孥戮其妻子非止殺其身而已夫至於殺而猶不止誰忍言之伯禽周公子也而至於是



哉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言魯人以别之知當時有諸侯之師也楨榦芻茭皆重物故獨使魯人供之三郊三遂南西北方郊遂之人東郊以備寇不供也徐夷作難久矣魯國受其害而以宅伯禽知周公不私其子伯禽生而富貴安佚始侯於魯遇難而能濟達於政練於兵皆見於費誓見周公教子之有方也孔子叙書蓋取此也



秦誓第三十二

秦穆公伐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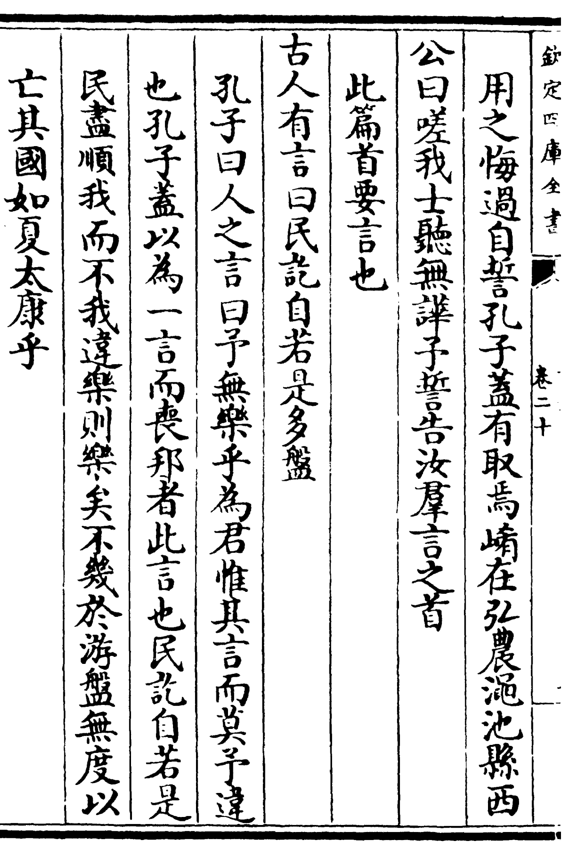
秦穆公任好

晉襄公帥師

襄公歡文公子

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穆公違蹇叔以貪勤民為晉所敗不殺孟明而復



用之悔過自誓孔子蓋有取焉崤在弘農澠池縣西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此篇首要言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孔子蓋以為一言而喪邦者此言也民訖自若是民盡順我而不我違樂則樂矣不幾於游盤無度以亡其國如夏太康乎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人知聲色之害已也然終好之知藥石之壽已也然終惡之豈好死而惡生哉私欲勝也夫惟少私寡欲者為能受責而不責人是以難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犯之惡既成而不可追未遷之善未成而不可補日月逝而不復反我心皇皇若無明日悔之至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我視在朝之謀人未見可以就問使我敬畏如古人者故且用今之流親已者而已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黄髮則罔所愆

雖不免且用孟明然必訪諸黄髮如蹇叔之流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番番老者雖旅力既愆我猶庶幾得而用之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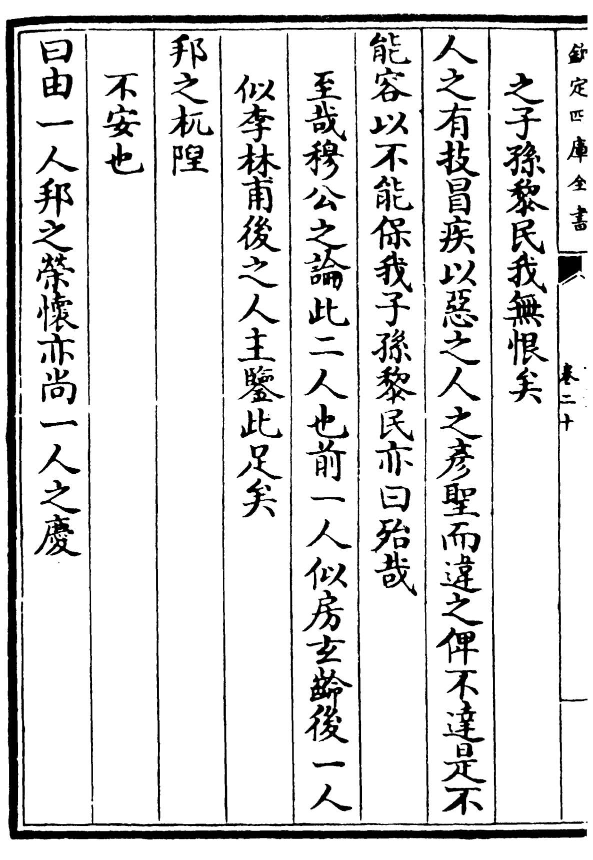
仡仡勇者雖射御不違我猶庶幾踈而遠之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諞巧也皇暇也仡仡勇夫且不欲而巧言令色使君子變志易辭者我何暇復多有之哉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我昧旦而起則思之矣曰安得是人哉得是人而付



之子孫黎民我無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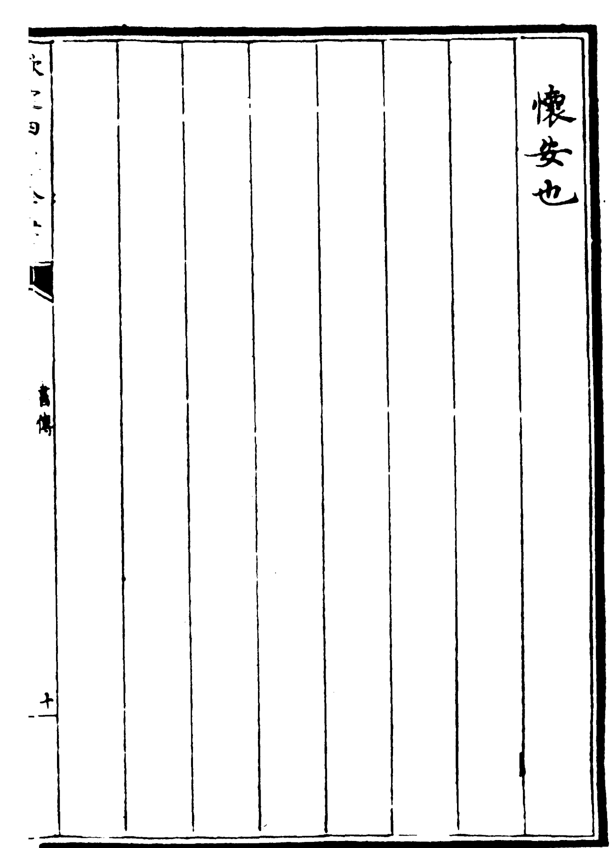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鑒此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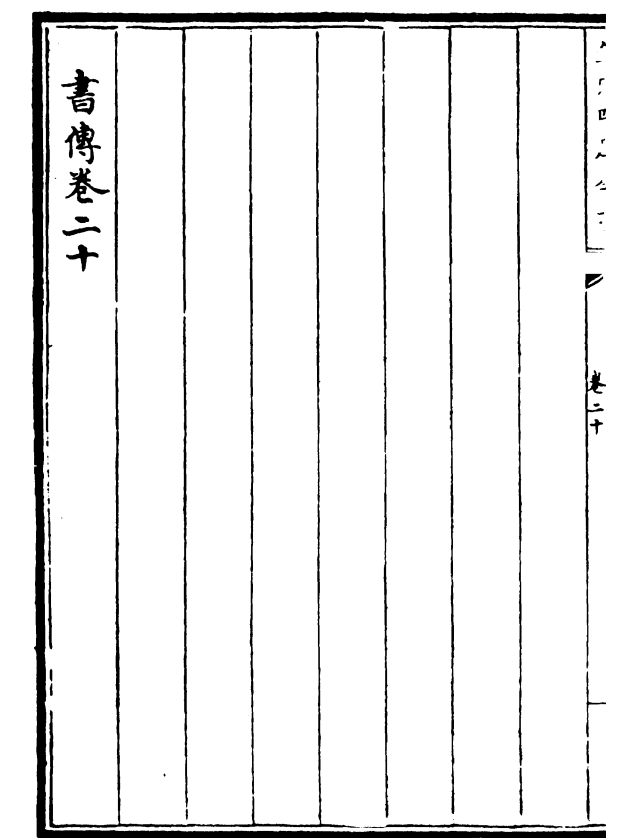
邦之杌隉

不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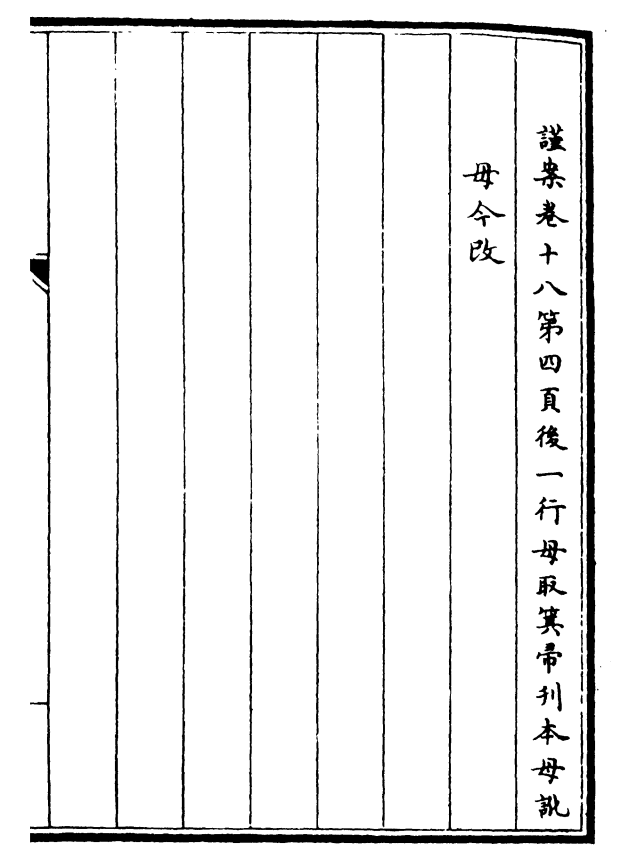
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懷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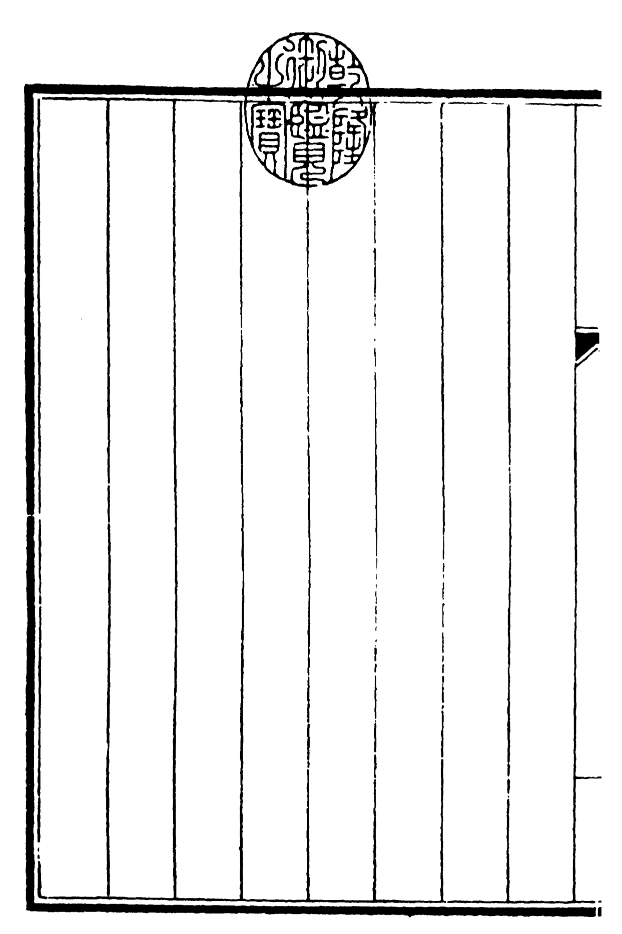


書傳卷二十



謹案卷十八第四頁後一行毋取箕帚刊本毋訛

母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張霦